

隨 想

蘇偉雄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普通話高班課程快要結束了。與其他原班升讀的同學不同，我是通過評核試被幸運地錄取進入T 11 班學習普通話的，可以說，與導師和同學都是相識於偶然。緣份使我們相聚，茫茫人海，每天擦肩而過的人多不勝數，能夠相聚，已是緣份。這短短數月，我在導師的循循善誘以及同學們的幫助下取得很大的進步。

離別雖然神傷，卻無憾。雖然是短短數月，雖然是短暫歡愉，但這朗語笑聲，（卻在漫天彌漫），交織出一片歡欣的海洋。我在這片歡欣的

海洋中學習，獲益良多，我得到的，不單是知識，還有寶貴的友誼。

課程快要完結了，心裡縱有不依，縱有不捨，但我明白，人生聚散本常事，今朝別離只為他日重聚。在我日後回想往事的時候，學習普通話這段歡欣的日子，必然會在我的腦海縈繞。

別了，我沒有帶走半絲的哀愁。

別了，離重逢還會遠嗎？

“是秋色，是殘冬，數不盡的世態變遷”，我已不在乎。

普通話的趣事



兩年前，我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的時候，其中一位同事是剛從中國內地轉崗來澳門任職的，他叫“呂博士”。那時候，我聽不懂，也不會說普通話，然而，“呂博士”既聽

不懂也不會說廣東話。為了工作的需要，那天，我相約“呂博士”請他吃晚飯，順便作語言上的交流。他說別客氣，他說要劇（請）我。怎麼，我好心地請他吃飯，他還要（劇）我，真不是好人呢。傍晚，我與我的朋友在一家咖啡館聊天，把那約會都忘記了。突然，我的流動電話響起來了，“喂，我是你波士”，“甚麼，我是你波士才真呢”，立即掛線，我對朋友說：“那撥電話的人真無聊，正傻瓜，逢人硬要叫他做“波士”，我波士是姓陳的”。接著，我的流動電話又響起來了，“喂，黃先生是嗎？我是呂博士，

你忘了今天的約會嗎……？”，那時我才恍然大悟。那天晚上，我提議一起去吃稿子（餃子），甚麼稿子，草稿怎麼吃呢。我喜歡雞翼（雞翅膀），怎麼，你請我吃飯，我需要向你“致意”？到了飯館，服務員遞給我一個菜牌，我說：“讓我把菜牌看看先（應該先看看菜單子）”，我點了一些菜，問呂博士，你還喜歡吃甚麼？豆腐煲（沙鍋豆腐），吃粥（吃稀飯）還是吃麵（麵條）？甚麼“豆腐包”，“吃足”，“吃面”，真的不明白……

一般人以為普通話只是普普通通的說話，簡單地只要把廣東話語音讀歪一點不就可以嗎？用不著去學習普通話。其實，普通話與廣東話無論在詞形、詞意和構詞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，尤其是聲調發音不準確，所應該表達的意思，別人真是摸不著頭腦呢！

黃紹基